

鬼谷子
精品集

玄功大系之

還原靈功



鬼谷子精品集

【玄功大系】

还原灵功

下

中国·银川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杨建平

封面设计:李 彬

还原灵功

鬼谷子 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地址:银川市解放西路10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固原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21.5 印张 458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套

ISBN 7-227-01560-2/I·455

(全二册)定价:29.60 元

目 录

第 七 章	纵使玉碎护清白	(319)
第 八 章	巧夺奇宝险骗狱	(377)
第 九 章	为私情挑拨从佛	(399)
第 十 章	逆子寻仇戏乃父	(428)
第十一章	痛诛仇贼方雪恨	(470)
第十二章	款款真情痛相拒	(486)
第十三章	众魔济济欲翻天	(511)
第十四章	误食雪精丧魂魄	(532)
第十五章	巧卧梦园退僵尸	(560)
第十六章	雷霆一过退从强	(568)
第十七章	偶入怪村得仙丹	(598)
第十八章	功成园满还姣容	(630)

第七章 纵使玉碎护清白

一阵风似地出了弥罗教，直奔丰觉寺。

丰觉寺在一座小山坡的南面，离弥罗教不过有三四十里路的样子。寺不大，不过有几十间房屋，唯有大堂还有些气象，里面的佛像闪着金光。在大佛面前，人岂敢妄念。

报身佛一口气奔到山坡下。这才停下来喘口气。他实在想不通师兄何以要在别人面前贬低自己，难道他也看上了冰清圣女，故意讨好她们吗？这不可能呀，他一心向佛，已得无上正等正觉，眼里怎么还有女人呢？但……没有女人。有男人就行了吗？这似乎也不妥呀？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他也是个凡夫俗子吗？

他想了许久，也没弄清楚，便直奔师兄的禅房。

法身佛的禅房十分淡雅，里面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颇能本现一个“空”字。

法身佛与报身佛大不一样，无论从哪方面看。报身佛神色不宁，面孔灰黄；法身佛则沉静如水，红光满面，肤如婴儿。报身佛双目精光暴射，以邪为盛；法身佛目光澄澈，深邃似佯，安怡而神秘，颇有佛家之相。报身佛高大威武，让人怯惧；法身佛矮小慈祥，胸怀宽广，仿佛可容一切难容之事。

两人的不同如此明显，报身佛也一清二楚。刚才他还怒气冲冲，见了师兄，他忽觉矮了半截，心里有些打怵。但嫉妒的力量是强大的，他马上就战胜了心中的不安。稍定了一下心神，他冲师兄笑道：“师兄，你在别人面前讲过的我坏话没有？”

法身佛微怔，笑说：“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？”

报身佛道：“告诉别人我不如你，是个大草包，老色鬼，十

几岁就会勾引小尼姑。这就是坏。”

法身佛笑了，声音是宏亮的：“师弟，我说你坏，就是我坏，又何必这样呢？”

报身佛有些不信：“你没对艾米尔说什么吗？”

“佛没向我讲什么，我又如何告诉众生什么？”

报身佛愣怔了，心里乱如飞雪。这个该死的女人，把我给坑了。他盯了师兄一眼：“师兄，你没有骗我吧？”

“佛骗过我吗？我是佛的弟子，心中只有佛，并不知什么是骗。我称呼你师弟，也不违佛意。佛没做过的事，我不想做。佛没说过的话，我也不想说。”

报身佛心里一惊，有些难过。老家伙原来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呀！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发现。令人沮丧的是，这发现并不给人以希望。

他忽儿觉得自己很轻，一般风就能刮跑似的，师兄弟之间的情份霎时间也淡了。他不知道自己匆匆而来帽到了什么。但匆匆而去，却又不甘心。

他冷冷地看着师兄的额头好一会儿。忽觉那额头分外讨厌了，同时亦觉得自己被抛弃了。他嘿嘿地笑了两声：“师兄，前些时候你还不是这个样子呢，怎么忽儿装模作样了？”

法身佛淡然一笑：“我不是天生的佛门弟子，修行也要一步步来呢。”

报身佛冷笑道：“我看你心中有鬼，一个人若光明磊落，不着阴阳怪气的。”

法身佛哈哈地大笑起来：“不错，我心中一直有鬼。不过我忽儿悟到，鬼也是佛的弟子，有鬼不必怕鬼，鬼亦是空。何须大惊小怪。”

报身佛说：“你误会了我意思。在我看来，你一定做了亏心事的。”

法身佛点头道：“人出生，让母亲痛苦已做了亏心事，没有

这些亏心事，亦没有佛。”

报身佛见师兄不入格，没法子了。

迟疑了许久，终于心一横，举掌向师兄劈去。他希望一掌能揍醒师兄，并响亮地告诉他：“你的佛性就是傻性。”

他这一掌用力不小，轻轻巧巧地击在了师兄的光头上，师兄竟没有还手。

“砰”，掌打在法身佛的身上，疼痛的竟是报身佛，而法身佛毫不知觉，根本没这回事似的。

报身佛大惊失色，这是什么古怪，明明打在了他的头上，怎么我的头疼呢？不可思议！

他惊疑地看了法身佛许久，以为师兄怪得有理。他摸了一会儿自己的昏脑袋，胆怯地问：“师兄，我打了你的头，怎么我的头疼？”

法身佛一笑：“我没有头，疼什么呢？你扛我的时候，已想到了头，自然你的头疼。”

报身佛愣了一会儿，忽道“师兄，你是不是练成了‘借虚移法，神功？’”

法身佛笑道：“看来你还没有把自己忘光。”

报身佛移身飘掌，尽量什么也不想，闪电般击向法身佛的后脑勺。这次用力不大，“啪”地一声，打个正着，法身佛向前一倾。

报身佛大喜，好玩，再来一下。他侧身一退，飞起一脚踢向法身佛的嘴唇。不料，怪事又出，准确无误地踢中了，嘴出血的是他，嘴唇肿起老高。报身佛好恼，奶奶的，便宜都让他占了！他想给法身佛再来点狠的，没敢。

“师兄，你够狠的，把本事用到我身上来了。”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，我没有身子，只好借你的用了。毕竟是师兄兄弟嘛。”

报身佛哭笑不得，愣在那里。

片刻，他心生一计，笑道：“师兄，弥罗教要找我们的麻烦了，有人见你黑天半夜跑进冰清圣女的风子里。把她们惹火了，她们叫喊着，要来砸庙杀和尚。”

法身佛怔了一下，忽问：“我到冰清圣女的风子里去干什么？”

报身佛道：“听说冰清圣女很美，你也许动了凡心了吧。”

法身佛轻声说：“女人与男人都是人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报身佛冷笑道。

法身佛微微摇头：“我记不得了。”

“你还记得自己吗？”

“眼前好象有一眼陷阱，水尚清。”

“师兄，你可以这样装疯卖傻，可丑话传出去却有损你的名声。”

法身佛淡淡一笑：“你在说什么，我一点也不懂。也许你的心污浊不净，声音变了味。”

报身佛气得手心发痒，还想给他一掌，忽儿想到对方的怪异，不敢造次了。打人家自己难受，这样的好人不能做的。

在法身佛这里得不到什么，他正欲离开，化身佛来到禅房。

化身佛是个瘦子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一脸和气。他冲报身佛一笑：“师兄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心向寺，亦即心向佛。恒河两岸千株苗，悟得禅笑亦是佛。”

报身佛阴着脸说：“回来有什么好，师兄已不认我了，说我是阵风。多么好笑，风也能喝酒吃肉吗？”

化身佛说：“师兄，风有多边情，不可怒眼看。它不但能吃肉喝酒，亦会爱美人。”

报身佛嘿嘿一笑：“我可没听说过风娶媳妇呢。”

化身佛笑道：“抚起长发看娇面，清凉透爽人心田，这不是风吗？若它不曾娶妻，哪个可爱的姑娘会让它弄长发呢？”

报身佛哈哈地笑了起来：“师弟，真有你的。再过上一段日

子，你们两个都得成疯子。”

“师兄，疯子亦是佛。我看你还是快一点成为疯子吧。”

报身佛见与他扯不清，虚晃一枪：“师弟，外面的人都说师兄爱上了冰清圣女，这对我们可大不利。那些教徒若来砸庙，就麻烦了，我们得防着点。”

化身佛大笑起来：“麻烦的是你。在我们眼里，一切都是云，又都是风，哪里有什么麻烦呢？”

报身佛恨得胸闷、眼涨、手指不住颤，却毫无办法。对方什么都不入心，想惹起他们的怨火怕是难了。他嘿嘿地冷笑道：“师弟，这些日子你还吃饭吗？”

“饭亦是佛，无物不空，师兄把这也忘了？”

报身佛讨了个没趣，只好悻悻而去。

离开丰觉寺，他越想越恼，这么难过的日子他还没过呢。他在山坡下站了一会儿，忽又恨起吴畅来，这一切都因他而起，绝不能便宜了他。谣言对师兄不起作用，对别人却未必也是如此。傻子总比明白人多。总之，不能让那小子好事得成！

别看老家伙的身手不是绝顶的高明，但他煽风点火的本领却大得出奇，他知道散布谣言是最有效的途径。

他跑到弥罗教周围转了一圈，就撒下了邪恶的火种。信徒们听到他的“故事”，顿时怒火燃起，从四面八方朝弥罗教涌去。

艾米尔出来安抚信徒们，他们不听，声称冰清圣女亵读了圣灵，不能宽恕她。

冰清圣女百口难辩，痛不欲生。

报身佛混在人群中，开心极了。

一个僧人，且已老了，按说不会对美色有多少强烈的欲望的。报身佛很特别，名为有道高僧，实为一个色鬼，对别人娶媳妇也充满妒意，恨不得天下美色集于一身。他得不到的东西，宁可毁了，也不让别人捞着。

他觉得信徒的叫喊辱骂报了冰清圣女对他的轻蔑之仇，乐哈

哈地逃开了。他又想到另外一件事。

冰清圣女无端受辱，愤怒之极，恨透了吴畅。在教里呆不下去了，她独自出了深堂。

作为一个圣女，如果受到信徒的唾弃，那是相当可悲的，多半活不下去的。

冰清圣女心中凄凉惨淡，出了教一路狂奔，向东而去，她不知道恒河水能否洗去心头苦。

她漫无目的奔行了有二十里路，刚上一个高坡，迎面碰上甘地和一个日本忍者。忍者有四十来岁，面冷如铁，头上缠一白中，白中上写着一黑色的忍字，他稍有些瘦，个子亦不算矮，腰间插一怪刀，浑身透着凶气。

甘地碰上冰清圣女，顿时笑了：“太妙了，这次看你往哪儿逃？”

冰清圣女的一颗心往下沉去，愣在那里。

甘地指着忍者说：“这位是太郎先生，‘东密’传人。你可要小心哟。他的刀不认人。”

密是密宗传人日本的称谓，太郎是东密的集大成者，功夫神奇异常，在日本号称无敌。

甘地知道他来了印度，故把他请来对付吴畅。日本人好斗，特别是忍者，嗜杀成性。你只要说有人瞧不起你那两下子，他就会跟着你去找那人角斗，不胜不完，至死方休。

冰清圣女不知太郎的厉害，也不想与他有什么牵扯，轻哼了一声，没有吱声，颇有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太郎见如此娇美的女人也看不上他，不由火起。不让你见识一下忍者的手段，你不知天高地厚。他冷笑一声，向她走过去。

甘地忽道：“太郎先生，你不要伤了她，更别弄坏了她的脸。她是我的心上人呢。”

太郎没言语，右腿外跨一步，伸手就抓，手臂曲成怪蛇，绕弯而进，而非直来直去，看似很笨。

冰清圣女心头有气，并没小瞧他，玉身飘然一摆，闪到太郎的左侧，一招“美女甩花”，掌击太郎的软肋。相比之下，她的动作要美丽多了。

然而，太郎并不慌，亦不怕，伸出去的手也不回缩，反而肩头一耸，曲动的手陡然长出许多，正是东密“蛻甩多印手”法。此一变，他的手臂活起来，快得不可思议，抓向冰清圣女的肩头。

冰清圣女骇然之极，大叫一声，急忙斜身后射，但还是晚了一点，香肩被太郎抓了一把，心中不是滋味。她觉得这个太郎比吴畅还可怕，那凶光令人胆寒。

太郎一击得手，冷冷地笑了，觉得对方不堪一击，用不着再进攻了。

甘地吃了一惊，这个小日本还真有两下子呢，看来自己不可轻视他。日本人的手那么怪，谁能保证他不会手儿一甩抓到自己身上来呢？

他哈哈地一笑，说：“圣女，知道厉害了吧，还是快点跟了我吧，我不喜欢与你动手。”

冰清圣女冷冷一笑：“我看不出你还有一手。”

甘地阴笑道：“待会你什么都看见了。”他向冰清圣女逼了过去。

冰清圣女知道自己不是甘地的对手，便横下一条心：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她一步没退，静身迎敌。她外表很安宁，内心却是紧张的，孤身面对两个强敌，这样的场面还没有经过。她的纤掌心都出了汗，手指儿有些腻涩。

甘地终于扑了上去，大掌犹如鹰翅，直取冰清圣女的头颅。冰清圣女摇身斜摆，反臂直击对方的右肋。甘地一笑，伸臂就搂。冰清圣女飞身而起，同时飞脚踢向甘地的额头。甘地丝毫不惊，陡伸巨掌抓向冰清圣女的双脚。他的手法妙而且快，冰清圣女欲闪有些来不及了。

在于钩一发之际，一片树叶子飞向甘地，劲力十足。甘地吓了一跳，急忙后退。

人影儿一闪，那个自称等了吴畅二十年的苦行僧站到了冰清圣女旁边。他哈哈一笑：“两个臭男人对付一个香姑娘，太不公平了。”

甘地怒道：“老家伙，你不呆在破屋里跑出来干什么？骨头痒了是吗？”

苦行僧笑道：“小子，怪不得钦正不要你这样的弟子，你确实不是好东西，当初他没揍死你看来是错了。”

甘地恼极。他与师傅钦正活佛反目成仇，其中不乏误会，但师傅与众人都认为他是恶人，这让他愤恨不已。从此便滑了下去，但他还是最恨别人提起这事，想起来他就亏得要死。

苦行僧揭他的伤疤，他起了歹意。这个老小子看来活得不耐烦了。我就做回好人让他丁地狱吧。让老浑蛋下地狱合理之极。

他扬起右手走过去，要把苦行僧拍成饼儿。

苦行僧笑道：“小子别急，你这个样子连你爹看了也不喜，先磕头求饶，再动手不迟。”

甘地太阳穴青筋凸绽，凶光浓炽，急身一晃，一掌劈向苦行僧的脑袋。苦行僧竟然不躲，被打个正着，整个脑袋顿时变了样，奇怪，却没有破。甘地只感到软溜溜的，让人发怵。他急忙抽子，忽觉有许多细刺扎进了他的手臂，他大叫一声，跳开有丈多。

他赶紧甩手，刺痛更烈，异常难受。

苦行僧笑道：“小子，快点求饶，不然你很快会成为瞎子、瘸子、傻子。”

甘地大骇，死也许他不怕，但若让他成了一个疯子，着实令他不寒而栗，这大有点儿残酷。他怯了，急忙求饶。

“前辈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这次，我再不敢拿人的脑袋当球踢了。”

苦行僧说：“那你对天发誓，不再侵扰圣女。”

甘地有些为难了，怯声问：“前辈，你看上她了？”

“小子，你的脑袋倒好使。”

甘地几乎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这不行，你又老又丑，怎么能让她跟你！”

苦行僧说：“我的功夫俊呢。男人只要功夫好，老丑是次要的。”

甘地愤愤不平：“你这个样子还花心，不有点太奇怪了吗？你应该让她同意！”

苦行僧笑了：“你要懂得让别人同意，就不会做三孙子了。不过你还有药可救。脑袋毕竟开了点窍儿。”

甘地恼得要撞头，忘记了瞎子、傻子的威胁。“这个该死的老王八蛋，若能吃了他，宁可不用盐水泡。他想上前拼命，腿十分沉重。”

太郎冷如铁的脸上这时水波般荡出些活动来，眼里闪出刀一样的寒光。若说他杀人时用刀，不如说用眼更可靠些。他把心中刀练到了眼上去，敌手从他的眼里就感到了刀的力量。

他向前走了两步，冲着苦行僧冷道：“你真要让她跟你？”

“那当然，你不服气？”

太郎说：“你不会得逞的，女人与你是绝对不同的两回事。”

苦行僧笑道：“动起手来就是一回事了。”

太郎冷哼一声：“你不识好歹，那就怪不得我了，我会让你改变主意的。”

苦行僧欢笑起来：“小子，难道是你爹吗，那么听你的话？”

太郎冰冷地说：“我要杀的人，在我眼里就是我爹。只有爱他，才能靠近他，这就是东密武学。杀人不过眨眼间的事。”

苦行僧叹了一口气：“日本人真有一套，什么东西到了手里，都会弄出另一个样子来，鲜闻。”

太郎破天荒哈哈长笑，受人赞扬，果是快事。他冷扫了老僧

一眼，说：“你做好准备吧，我动手之后就没有你了。”

苦行僧自然不会相信他的神话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，各人的打算不同。老僧淡然道：“忍者的狂妄总算见识过了，比武技要好得多，而我正相反呢。”

太郎阴哼一声，腾身飞起，使出“虚幻三式”，闪出三个人影踢向苦行僧的头部。他的动作干脆利索，霸劲十足，与甘地的劲力有些不同，他以为完全可以踢烂敌人的脑袋。

苦行僧一副视苦无睹的样子，丝毫未动，太郎三脚都踢中了苦行僧的头部，却如踢在一片羽毛上，没有一点着力处。

太郎飘落一旁，吃惊不小。他第二次碰上这样的情况，简直无从思想，难道老家伙会邪术吗？他愣在了那里。

苦行僧乐哈哈地笑起来：“小子，你这两下子也平常得很，在老僧面前哈哈，还不够资格。你虽有勇，却是个半瞎子，何足道哉。你不知我，我却知你呢。”

太郎有些茫然，疑惑，但他却不会停手的，拳脚不行，锋利的快刀绝不会同样不管事。

他刷地抽出明晃晃的怪刀，双手握紧，抱在胸前，要用快刀斩丝术破苦行僧的柔功。他相信自己的“快刀三斩”，不会不争气的。

苦行僧这回动了，正象二十年后离开破屋子一样，是时候了。

太郎见敌人动了，心中大喜，这说明对方是怕刀的。他却忘了从另一个角度去想，难道人家换个地方就不是为了攻击？

苦行僧向后退了七八步，说：“小子，拿好你手中的苹果皮，别弄断了。”

太郎没有吱声，趁对方说话之际，身子向左一闪，欺身抢上，使出“快刀三斩”，闪电般劈出三刀。三刀几乎是同时劈出来的，连成了一片。

苦行僧不敢怠慢，身子急向右摇，弹身飞纵，身法也快极无

比。太郎三刀劈过，也没伤着人家的一根汗毛。太郎的脸顿时十分难看，这样的挫折他几乎受不住。男人虽然长着受挫的脊骨，却并不希望自己在受挫时显出过剩的无能来。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大自己的手中刀只会自己比划。男人遇上这样的倒霉事，没法儿不痛心。当然，他不会就此认输，因为他是忍者。

苦行僧被吓了一跳，稳下神来笑道：“小子，你的刀砍得倒快，若不是我的老腿儿歇了二十年，几乎躲不开。”

太郎冷然道：“可你还是逃掉了。”

苦行僧说：“那是你小子太傻，换个砍法试试，也许有效。”

太郎一怔：“你在提醒我，为什么？”

苦行僧说：“你的刀玩得太快，太刺激。我多少年没撞上过这样的事，很想提提精神。”

“你自信一定能躲过我的刀？”

“冒险才有趣，何必要前提条件。”

太郎盯了他一阵子，似乎找到了下刀的地方，身子腾地而起，怪刀一扬，寒光顿起，直劈苦行僧的脖子。

苦行僧飘身左闪，太郎手腕一翻，刀口顿转，又切过去。他使出“快刀连环斩”来，一刀快似一刀。苦行僧的周围顿时闪动着刀团，渐渐仿佛一团雪在滚，刀气飞流，劲力割肤，寒光闪闪，只见影飞动，不见人手转。苦行僧在刀光中只有施展闪、展、腾、挪的功夫与之周旋。

怎奈，对方的刀式越来越怪，人亦越快。他有些吃不消了，稍不慎，衣服被划开一个口子。他太急，身子一矮，猛劈一掌，纵身而出。能在刀团中飞出，见缝插针的功夫炉火纯青也。

太郎见又没伤着对方毫发，眼睛有些红了。他想再来一次绝杀，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。

他正欲动手，忽见苦行僧大喘不已，刚才的恼恨消了一半。看来自己不比他差，不过打法欠妥而已。他感到一些安慰。

苦行僧道：“忍者刀术果有过人之处。”

太郎说：“那女人呢，你还要吗？”

苦行僧笑道：“我们本是朋友，什么女人？若我料得不错，你是有为而来，去对付一个人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这无关紧要，有趣的是那人也是我要对付的，圣女姑娘更不会放过他。我们四人的目的是一致的，难道还不是朋友吗？”

太郎道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们联合起来收拾他。”

太郎冷冷地说：“忍者从不借别人的力量对付敌人，我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改变一切。”

苦行僧哈哈地笑起来：“忍者的功夫不错，狂妄却不是好事。告诉你，那小子的武学博大精深，包罗万象，聚佛道儒三家之学于一身。你一伸手，他就知道你所用何功，达到什么境界。与他动手，哪里还有你得胜的份儿。”

太郎顿时两眼冒火，愤怒不已。他最恨别人把他与什么人比较，更不愿被贬低了。他咬了一下牙关，恨道：“我会证明给你看，世上只有忍者的功夫是不可战胜的。”

苦行僧说：“世上也只有忍者最愚蠢，什么无情无义不动山，在真的高士看来，忍者狗屁也不是，不过一群疯子而已。”

太郎的肺几乎被气炸，感到一种锥心泣血的痛苦。被人如此污辱，他实在受不了。但他毕是忍者，还是怒而未发。

甘地笑道：“太郎先生，我们合在一起也不错嘛。人多总是力量大。”

太郎说：“我管不了你们。不过，我与人动手时是不需要别人干预的。”

冰清圣女这时忽说：“多谢相救，告辞。”她虽然恨吴畅坏她的名声，但还是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的。

甘地一晃身截住了她的去路，笑道：“圣女姑娘，对付那小子非有你的合作不可，你怎能甩手就走呢？”

冰清圣女冷冷地说：“我凭什么与你们合作？你那点心思瞒不住别人。”

苦行僧道：“圣女姑娘，合作是唯一的求胜之道，假如你愿意的话。”

冰清圣女冷漠地说：“你也与他有怨？”

苦行僧笑道：“不，他是我的朋友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皆惊。

冰清圣女扫了他一眼：“那你还找他的麻烦？”

苦行僧说：“我所以要教训他，是想证明他不听我的劝告有多么蠢。”

“几个人凑在一起就一定可以制服他？”

“我喜欢冒险，仅此而已。”

甘地说：“你既然喜欢冒险，一个人去找他的麻烦不是更刺激吗？”

“那不是寻刺激，是找死，而我只想冒险。”

甘地笑道：“你就象一块污泥，甩到他身上，我想他也是扔不掉的。”

“傻子总是想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。”

甘地哼了一声，不言语了，但让他放走冰清圣女，心又不甘。他已不再感到难受，知道不会成为瞎子、傻子的，胆子又壮了起来。不过，余悸还有一些。他两眼翻动了一阵，突地向太郎投去暗示的目光。

太郎明白他的意思，但却不想因他的暗示而突然下手。忍者至高无上，岂能听命于人。

苦行僧没理会他们，淡笑道：“你们既不想合作，就快滚吧。”

太郎这时找到了机会。受辱而起，这符合忍者的原则。他拧腰飞身，暴喝一声，使出“快刀三斩”，劈向苦行僧的上、中、下三路。他使了全力，刀上闪烁着忍者的精神。寒光青霜飞流，